



YANLIESHANSISHI

南方周末

鄢烈山

时事评论

《纵横谈》收藏版

鄢烈山 著  
朱子庆 编汇

南方报业集团

主办

第 997 期

1998年11月10日 星期三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 鄢烈山时事评论

鄢烈山 著

朱子庆 编汇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京·

F127.6/2623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鄢烈山时事评论/鄢烈山著、朱子庆编汇.

-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9.9

ISBN 7-80094-784-X

I. 鄢…

II. ①鄢… ②朱…

III. 时事评论-文集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9)第 40270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100021

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13 印张 226 千字 插页 2

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定价:20.00 元

# 序 一

丁 东

马莉来电话,说鄢烈山在《南方周末》的专栏文章“纵横谈”要结集成书,让我写一点想法。其实,鄢烈山这些文章的价值,用不着我去评说,千千万万普通的读者已经给他投了赞成票。如果中国的新闻评论能设一个类似《大众电影》百花奖那样的奖项,这个奖杯得主非他莫属。实际上,《南方周末》中缝里经常刊登的读者来信就是选票。《南方周末》受到读者好评的专版专栏很多,但作为个人,被读者提起名字最多的就是鄢烈山。特别是他去年住院作手术之后,天南地北许多素不相识的读者,为他的命运而焦虑,以至于报纸只好两次发布他的健康信息,以解读者的悬念。《南方周末》发表读者来信是不付稿费的,所以读者来信比正版文字更见真情,丝毫不掺杂其他功利目的。读者如此珍视他的声音,作为一个报人,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奖励呢!

在中国,公开发行的报纸不下几千种,专职的新闻评

论工作者更是数以万计。但在新闻评论活动中表现出自己个性,并且以这种个性在读者心目中建立起威信的人,却实在不多。

本来,新闻评论是报纸的灵魂和眼睛。在本世纪上半叶,中国凡属有影响的报纸,评论都是重头戏。当时这种文字叫社评。像张季鸾、王芸生、徐铸成等著名的报人,主持一个报馆的笔政,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撰写社评。哪个编辑有了执笔社评的资格,就说明他成了报馆的台柱。这种社评,既代表报社发言,又显示执笔者个人见地。本世纪下半叶以来,中国的报纸成了执政党的喉舌,具有个人色彩的社评被阐释官方意图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所取代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,都以党报社论作为发布阶级斗争动员令的主渠道,在文化大革命期间,“两报一刊”社论一度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声音,新闻评论的信誉在读者心目中一落千丈。

恢复新闻评论的生机与活力,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来说,就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。在这方面,《南方周末》作出了有意义的尝试。该报有两个重要的评论栏目,一个是头版的“周末茶座”,由报社内外的评论家轮流撰稿,一个是“时事纵横”版的“纵横谈”,在一段时间内,几乎每期都由鄢烈山执笔。编辑《南方周末》时事纵横版的同时,撰写每周一篇的纵横谈,是鄢烈山的半职务行为。《南

方周末》为鄢烈山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机会，鄢烈山也以个人的努力为《南方周末》增添了光彩。报人与报纸的关系是互动的。优秀的报人要以优秀的报纸为舞台，优秀的报纸又要靠优秀的报人作台柱。王芸生与《大公报》、徐铸成与《文汇报》，都是如此。鄢烈山原先在武汉一家报社供职，《南方周末》为引进人才，专门把他全家调来广州。这时他已人到中年，身体又不好。他觉得，报社器重他，就要对得起报社。于是拼命地工作，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使自己主持的“时事纵横”版在读者中建立起良好的信誉。但他为此也付出了代价，终于病倒了。前年他来北京求医，我见到他，见他脸色很不好，劝他先放下公事，练练气功，先把身体调养好。他表示想放也放不下。是啊，对于习惯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来说，心忧天下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，让他超然世外，简直比死还痛苦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

鄢烈山笔下的纵横谈，虽不同于过去年代报纸的社评，却是最接近那种社评的文字。他表达的是个人见解，谈论的却都是当今比较重大的问题，文风堂堂正正，庄重严肃，单刀直入，一语破的。他不以杂文家的机巧和油滑取胜，也不像发号施令的官员那样盛气凌人。这些时事评论之所以深受普通读者的喜爱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我觉得比较突出的可能有这样几点：

一是强烈的平民性。鄢烈山出生在农民家庭，年轻时

种过地,当过民办教师,大学毕业后,又从事过基层工作,所以他深知老百姓的疾苦,思想感情根植于泥土之中,自觉地为民百姓代言,为弱势群体代言。这些年,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分化。各个阶层都要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。官员阶层、企业家阶层,不缺少自己的舆论代表。我经常遇到许多杂志声称自己是要面向企业家,面向白领之类。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普通工人、普通农民,反而缺少舆论喉舌。王小波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。他们其实也不甘沉默,只好编些顺口溜来表达心声。《南方周末》是为数不多的以为平民百姓代言为己任的媒体。它设立了“百姓茶坊”这样让老百姓七嘴八舌直抒胸臆的专栏,同时拥有像鄢烈山这样自觉为平民代言的评论家。鄢烈山评论当今政治、经济、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依靠“尚方宝剑”,而是来自平民百姓的痛痒,自然能够得到老百姓的共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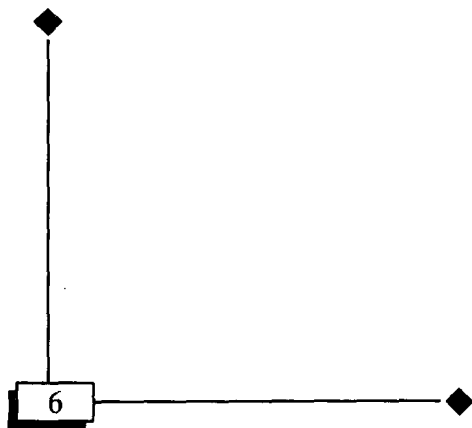
二是独创的勇气。人云亦云是时事评论的大忌。许多报纸的评论家并非不想发出独特的声音,往往是因为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所限,使国际国内近期发生的大事,成为新闻评论的盲点。能不能率先把人们在客厅里议论的大事见诸报端,需要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。比如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去世,全世界议论纷纷。但在中国大陆的报纸上,却不见评论。鄢烈山的那篇《“波尔大哥”,永别了?》,

竟成了国内填补新闻评论空白之作。波尔布特统治柬埔寨四年,弄得民不聊生,使这个七百万人口的国家非正常死亡超过一百万人,退守山林之后,他仍然残忍地剪除异己,直到最后众叛亲离。而这一切,又是在最最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。中国曾经支持过他,更需要清理和反思。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很多,但公开说出来的,却只有鄢烈山一个。前几年以一本“说不”的书为代表,一股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陡然增高,率先发表评论,为之注射清醒剂的,也是鄢烈山。

三是学理的背景。时事新闻,谁都看得见,谁都有看法。评论家和读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,如何才能建立自己的公众信誉呢?就得比常人站得高一点,看得远一点,想得深一点。在某个具体问题上,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做到这一点并不难。但对于专职的时事评论家来说,就比较难。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。时事新闻随时可能发生在各个不同的领域,这就要求评论家兼具杂家的视野和专家的深度。而具备这种能力,除了读书,没有别的捷径。鄢烈山曾经跟我说过他的苦恼,报纸周期短,节奏快,在版面的压力下,没有时间潜下心来读书。但我知道,在国内的新闻工作者中,他是爱读书、读书多的一个。他的时事评论,往往不限于就事论事,而是尽可能地将事件与背景,观点与学理,融会贯通。这就使他笔下的许多文

字不但具有强烈的正义感,同时产生了开人心智的魅力。

我有一种预想,随着社会的开放,21 世纪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时事评论家英才辈出、大显身手的局面。也许,到那个时候,鄢烈山不再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,这样受人拥护,也招人忌恨。到那个时候,中国的新闻就成熟,社会也就成熟了。



## 序 二

鄢烈山

朱子庆先生热心地怂恿我，把 1996～1998 年三年间在《南方周末》上发表的时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，我的心情很矛盾。一方面，近年来常有读者来信来电话，问我的专栏文章出了集子没有，我只能告诉他们在我的某个集子里收过一部分、又在某一个将出版的集子里也有若干篇；何况我的专栏已停开，自己当然愿意有一个阶段性总结的专集存世。另一方面，我又时常感到自卑，觉得这些吞吞吐吐、欲说还休的所谓时评文章，思想含量还远远比不上本世纪初梁启超发表的文章，文学价值又近于零，那点可怜的认识价值恐怕也似是而非，何以使读者掏钱而不致有上当受骗之感呢？作为专栏文章的反馈，我收到了大包的读者来信，他们有的支持我的观点，有的提补充意见，有的反驳我，也有人借题发挥，更多的是提出话题或提供事例材料让我把文章触角深入下去。如果能够像龙应台、敬一丹出书那样，把这些读者来信附于专栏文章之后，这本书就有看头——有编头了。但是我怀疑那些口无遮拦的来信

能否原汁原味地印成白纸黑字的合法出版物。我既无兴趣给那些来信“整容”，也没有精力干这种活计。那就留待以后再说。现在，朱子庆先生让我安心养病，不必操编辑出版的心。我相信他的处理，会对我负责，也会对社会负责。这不仅是因为他曾在花城出版社工作多年，而且我是将他引为知音的——他曾在闲谈中不经意地说起我的杂文与时评的特点，往往是向那些似是而非的社会观念挑战。虽然我不是做得那么到位，但我确实是在追求文章的思辨性，希望以自己独特的视角，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，至少是为读者提供另一种思维的可能。

关于杂文与时评，香港作家董桥有一段貌似幽默实则刻薄的评说。他说：对于男人来讲，政治评论、时事杂文等集子，都是现买现卖，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，亲热一下也就完了，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；对于女人来讲，政治评论、时事杂文正是外国酒店房里的一场春梦，旅行完了也就完了。（《藏书家的心事》）他的话是实话，但是，在这个“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”成为时髦的时代，“春梦”也许是人们回味最多的呢！报刊短章（时评、杂文、随笔等）应快餐文化流行应运而生，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必然，连董桥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也在为报刊写短小的随笔，而不去写小说、写诗歌、写剧本就是明证。其实，诗词、小说、戏曲这些今日被视之为文坛正宗的东西，当初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“野花”，跟青楼姑娘一样卑贱。借用体坛

一句套话,叫“重在参与”。今天,还有什么文体比时评、杂文的参与性更强呢?至于什么“文章者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,如果是就个人功名来讲,在电子传媒时代的人看来,完全是梦呓,是做春梦时流出的涎水。

宋人黄庭坚有一首感慨王安石遭际的诗,道是:

“风急啼乌未了,雨来战蚁方酣。真是真非安在?人间北看成南!”(《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》)

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——乐观的人们通常名之曰“社会转型期”,各种思潮风起云涌,不同声音相激相荡,固然不需要真命天子出世来一统天下,但人间总有一些基本的准则需要我们来申明来维护吧?总不能听任一些人颠倒是非、指鹿为马吧?宽容不应当成为同流合污或苟且偷生的藉口。

总有人夸奖我敢讲真话,我实在愧不敢当。我忘不了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写于1960年的《一个美国作家的独白》:

人们对我说:

“你是个勇敢的人”。

不对。

我从来就不是勇敢者。

我只不过认为卑躬屈膝

乃至同行的胆小,是不体面的事情。

我没去动摇过任何根基。

只是嘲笑过

虚假的、

言过其实的东西。

只不过是写诗！

从未告密。

.....

可人们坚持说

我勇敢。

噢，我们的后代，

在消灭卑鄙行为的同时，

会怀着莫大的耻辱之感

去回忆这极为荒唐的时代，

当普通的正直

被人们称为勇敢。

(《叶夫图申科诗选》，王守仁译)

我也不过是较为正直，不想以文章捞取工薪和稿酬之外的什么好处罢了。如此而已。

鄢烈山 于广州云鹤园

1999年2月17—18日 正月初二至初三

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|
| 序一 ..... | 丁 东(1) |
| 序二 ..... | 鄢烈山(7) |

## 先睹为快(1996—1998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言难尽于志安 .....           | (3)  |
| 柯云路是否涉嫌共同犯罪 .....       | (7)  |
| 顺应世界潮流——戊戌变法百年祭感言 ..... | (12) |
| 性交易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7) |
| 人权：人的权利 .....           | (21) |

## 阅报札记(1996)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卧榻之侧怎忍他人哀号 ..... | (27) |
| 清除“流氓头” .....    | (30) |
| “外劳”问题 .....     | (33) |
| 长江崩岸原因献疑 .....   | (36) |
| 一个宣传的误区 .....    | (39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现代贞节牌坊 .....        | ( 42 )  |
| 谁能拯救保健食品 .....      | ( 45 )  |
| “择校”治本论 .....       | ( 47 )  |
| “可持续发展”的关键 .....    | ( 50 )  |
| 一项不容践踏的政治原则 .....   | ( 53 )  |
| 向回扣宣战 .....         | ( 56 )  |
| 掌“官印”的对此负什么责? ..... | ( 59 )  |
| 值得一读的“决定” .....     | ( 62 )  |
| 反暴戾 .....           | ( 65 )  |
| “行业不正之风”? .....     | ( 68 )  |
| 你不是牧羊犬 .....        | ( 71 )  |
| 民主进程的足音 .....       | ( 73 )  |
| “有偿新闻”寻根 .....      | ( 76 )  |
| 漫不经心的“谋杀” .....     | ( 79 )  |
| 怎样打赢“新辽沈战役”? .....  | ( 81 )  |
| “壮士断腕”刀何在? .....    | ( 83 )  |
| 关于民办学校的二三 .....     | ( 86 )  |
| 绿地保卫战 .....         | ( 89 )  |
| 驱逐“黄雀” .....        | ( 91 )  |
| 为“民主评议”正名 .....     | ( 94 )  |
| “严打”三议 .....        | ( 97 )  |
| 对余纯顺们说不 .....       | ( 99 )  |
| 关注“广宜” .....        | ( 101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从亚特兰大大火到百年奥运圣火 ..... | (104) |
|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.....       | (107) |
| “窝案”现象 .....         | (109) |
| 师范能“俏”起来吗? .....     | (111) |
| 腐败也“知识化”? .....      | (113) |
| 愿共和国的阳光普照每个公民 .....  | (115) |
| 谁来“钳制”村干部? .....     | (118) |
| 鲁迅,伟大的爱国者 .....      | (120) |
| 社会科学也要“硬”起来 .....    | (123) |
| “诗礼发冢”当代版 .....      | (126) |
| 清除国家柱石里的蛀虫 .....     | (129) |
| “追随”先行者 .....        | (131) |
| 布朗的话有几分可取? .....     | (134) |
| 听证 .....             | (137) |
| 公事公办正解 .....         | (140) |
| 邪教! 邪教! .....        | (143) |
| 下跪问题 .....           | (146) |

## 纵横谈(上:1997)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打假即爱国 .....   | (151) |
| 惦记卢国民 .....   | (154) |
| 新“鸦片战争” ..... | (157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拒绝卡通：此路不通 .....   | (161) |
| 南京有位颜老太 .....     | (164) |
| 校园之外话校园 .....     | (166) |
| 追究与“引咎” .....     | (169) |
| “政府”的正业 .....     | (172) |
| 哀小丹 .....         | (175) |
| “权力资本” .....      | (179) |
| 关于我们的“新刑法” .....  | (182) |
| 奔走相告之后 .....      | (186) |
| 邱满囤的不平 .....      | (190) |
| 当代“大侠” .....      | (193) |
| 从“砖”到“人”的回归 ..... | (196) |
| 官风问题 .....        | (199) |
| 庙穷方丈富 .....       | (203) |
| “市长经济” .....      | (206) |
| “劳管所”是干什么的？ ..... | (210) |
| 给穷人多一点心理空间 .....  | (214) |
| “国耻”的耻 .....      | (217) |
| ( ) ( ) 的底线 ..... | (221) |
| 对内开放 .....        | (224) |
| 冲破“鬼打墙” .....     | (227) |
| 仁心·仁术 .....       | (230) |
| 教我如何不惧她 .....     | (233) |